

基金经理决策失误 华富基金投研陷“危机”

本报记者 顾梦轩 北京报道

虽然在两年之内,华富基金公司的资产规模实现了大飞跃,但是,其权益类基金的业绩暗淡却无法掩饰。

固收规模上升,权益规模下降

2018年开始股市持续下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导致了规模的下滑。

在2018年低迷市场的影响下,混合型基金规模在今年三季度末下滑至22.54亿元。而在此期间(2017年初到2018年第三季度末),华富基金股票型基金也并无太大起色,规模从0.42亿元上升到1.06亿元。

客观地说,华富基金在货币基金规模的突围上,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同花顺数据显示,从2017年初到2018年第三季度末,华富基金货币基金规模从29.39亿元上升到359.14亿元,增长约11倍。

高配股票,零配债

今年以来,华富智慧城市灵活配置基金股票投资占比维持在88%以上,债券配置持续为零。

华富基金公司混合型基金规模下降跟其不佳的业绩紧密关联。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7日,华富基金26只权益类基金中,有20只取得负收益;最近一年,24只权益类基金中,有20只取得负收益;最近两年,19只权益类基金中,有15只取得负收益。

济安信数据信息显示,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93个有三年混合型基金管理经验的基金公司中,整体表现一般,其中,盈利能力一般,抗风险能力较差,择时能力较差,选股能力极差,规模适度性较差,业绩基准偏离一般。

天相投研研究员对记者表示,该基金公司旗下的权益类基金表现较差,大多数权益类基金重仓股下跌幅度较大。叠加今年以来股市的大幅调整、避险情绪升温、面临投资者的大量赎回、运营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权益类基金表现较差。

济安信基金评价中心研究员陈洋对记者表示,从2017年初至2018年三季度末期间,华富基金权益类排名后十位基金均出现净赎回,多只产品缩水幅度均在20%以上。

“市场的波动、基金的抗风险能力、资产配置能力、择时选股能力是否突出,都对投资者是否看好该基金并坚持长期投资有所影响,

人才短板凸显

就目前华富旗下债券基金经理阵容来看,4人团队既有新人也有老将,各有侧重和分工,胡伟的卸任对债券型基金的整体业绩的影响则需要长期跟踪。

记者注意到,华富智慧城市灵活配置基金的基金经理之一是龚炜,而华富基金几只业绩排名相对靠后的基金中,都出现了龚炜的名字。

龚炜正在管理和曾经管理的基金有13只(正在管理的有9只),其中任职回报为正的只有4只。

天相投研研究员对记者表示,身兼数职并且“一拖多”,其结果是基金管理者的精力过于分散,易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投研团队的能力是否存在问题,导致多只产品业绩不佳,也是公司需要考虑的原因之一。

对于权益类基金的缩水情况,华富基金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承认,受制于市场的低迷表现,华富基金旗下的偏股型基金有不同幅度的亏损。

没有及时调整仓位与资产配置

与爆发性增长的货币基金相比,华富基金债券基金的增长更具“欺骗性”。从2018年初到2018年第三季度,华富基金债券基金的规模有所增长,从49.2亿元上升到56.52亿元,但如果剔除2018年新发基金后,华富基金旗下债券基金规模有所下降。

天相投研研究员在分析华富基金债券型基金表现时表示,截至2018年11月28日,华富基金旗下的多只债券型基金(新发债券基金

品种或是华富旗下混合基金业绩逊色的原因。天相投研研究员对记者分析表示,混合型基金的优势在于其灵活配置,然而据她观察这段时间华富基金旗下混合型产品的资产配置发现,大部分产品没有利用好这个优

势。“在当前市场行下,股市低迷,这些基金依然高比例重仓股票,低比例甚至空仓债券,错过债券市场风口,导致基金业绩受到很大的影响。个别基金经理一拖多情况严重,加重了决策失误带来的负面影响。”

券违约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投资者大量赎回,导致公司旗下的债券型基金规模下降。”天相投研研究员说。

而对于华富基金混合型基金规模下滑的原因,天相投研研究员对记者分析表示,从市场因素看,这段时间内混合型基金规模下滑有一部分市场的因素。“权益类市场震荡较为严重,尤其是2018年开始股市持续下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导致了规模的下滑。”

券违约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投资者大量赎回,导致公司旗下的债券型基金规模下降。”天相投研研究员说。

上述研究员表示,今年以来,上述基金股票投资占净值比例居高不下,维持在88%以上。在资产配置大方向上的错误是该基金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

从投资风格来看,天相投研研究员表示,该基金去年一直重点投资于中小盘股票,错过了大盘上涨的风口。从股票行业配置上来看,即使在大盘整体下行的阶段,依然出现了个别热门行业,如上半年的医药,下半年基建、5G板块等。该基金未能及时配置这类行业的股票,也是导致其业绩不佳的原因。

同花顺数据显示,其持仓比例占基金资产净值超5%的重仓股浪潮信息,今年第二季度(2018.4.2~2018.6.29)的回撤幅度为3.01%,再如其持仓重仓占基金资产净值超4.2%的重仓股科伦药业,今年第三季度(2018.6.1~2018.9.28)的回撤幅度高达17.79%。

记者发现,华富智慧城市灵活配置基金一直保持着多个行业配置的特点。高溪资产合伙人陈继豪对记者表示,多个行业配置的特点在熊市的环境下对基金较为不利。“基金经理如此操作的目的是为了分散风险,为了追求一个说得过去的收益率。可是这样一来,在熊市的氛围下实际上就是泥沙俱下。”陈继豪说。

据华富智慧城市灵活配置基金招募说明书明确指出,“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0~95%”,“证明在今年股市整体杀跌严重的情况下,该基金本可以大幅减仓股票,转而配置持续走强的债券市场。然而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债券配置持续为零。”天相投研研究员说。

“一拖多”是否反映了华富基金的人才匮乏?对此天相投研非常考验接任者的能力。另外,基金经理的频繁变更,导致投资风格、方向甚至能力的变化,本身就会非常影响基金业绩。

“就目前华富旗下债券基金经理阵容来看,4人团队既有新人也有老将,各有侧重和分工,胡伟的卸任对债券型基金的整体业绩的影响则需要长期跟踪。”陈洋指出。天相投研研究员认为,“一拖多”不但会使基金业绩受到负面影响,对基金经理个人来讲也是非常辛苦。

“一拖多”是否反映了华富基金的人才匮乏?对此天相投研非常考验接任者的能力。另外,基金经理的频繁变更,导致投资风格、方向甚至能力的变化,本身就会非常影响基金业绩。

事实上,华富基金人才短板问题久已有之。据媒体报道,细究人才流失的原因,华富公司的待遇无法与上海的几家老牌基金公司相提并论,以当年挽留曾刚(曾是华富基金王牌基金经理)为例,尽管华富方面认为已经开出了颇具竞争力的薪酬,但最终还是输给了汇添富。

华富基金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华富基金投研团队架构完备,人员充足,始终潜心勉力做好投资研究相关工作,力求为持有人创造合理的投资回报。

家成立十二年之久的基金公司,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金元顺安基金旗下权益类产品的规模不足5亿元。

顺安基金的天平则更倾向于前者。不过,中小基金公司若以固收产品作为突破口,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表示,如果以固收产品作为发展特色,基金公司需要具备管理能力优异的固收团队,固定收益产品对于团队的依托度要远大于权益类基金;其次,需要有强大的销售渠道,比如说银行系或者券商系的基金公司都有自身可以依靠的渠道。

不过,这一目标很快失去了后续支撑。2012年,比利时联合就将金元比联49%的股权转让给了香港惠理基金,而后者更擅长权益类产品。2016年,香港惠理又将其所持有的金元惠理基金49%的股权转让给了上海泉意。历经两度股权变更,且外资股东风格不一,难免为金元顺安基金的发展路径增添不少变数。

货币基金显然不能成为公募基金的主流发展方向。就目前而言,在固收类产品和权益类产品之间,金元

可兑付资产早被查封 玖远集团逾期产品偿付难

本报记者 庄会 北京报道

近年,许多新金融企业或集团采用多主体、多业务的模式在运行,这一模式在繁荣时期多产生联动效应,促进了多业务板块共同发展。然而在出现风险时,却常常产生连锁反应,几乎所有业务板块均无法在风险来临时独善其身。玖远集团便是其中之一例。

11月27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跟随多位投资人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朝阳经侦”),

风险集中爆发

玖远集团旗下业务众多,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此次出现状况的公司包括玖远旗下“玖财通”、北京智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鼎”)旗下“小管家”、中嘉国投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嘉国投”)旗下的商业保理产品“中投聚宝一期”及上海扬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铭基金”)的私募产品等等。

不过,从股权关系上,上述四家公司并没有关联。玖远的股东为孟祥彬及玖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而中嘉国投、扬铭基金及智鼎均由其他不同的自然人持有。

记者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启信宝发现,四家公司在工商登记信息中留下的电话及邮箱、地址等仍显示四家公司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扬铭基金和智鼎的联系电话相同,扬铭基金所留电子邮箱以“jiuyuan”为后缀等等。

投资人提供的孟祥彬与客户11月19日的会谈纪要显示,上述四家公司或公司的产品均在债务范围内。同时,孟祥彬提出愿意以其家族包括金牌山模具厂、郑州城市职业学院、睢州印象楼盘等三块资产作为此次债务的兑付资产。不过,“前述资产因河南亚圣公司(即河南亚圣投资集团,以下简称‘亚圣集团’)债务尚未完全解决,几乎都处于查封状态。”会议纪要中描述。

此次会谈并没有平复投资人的紧张情绪,已被查封的资产最终是否能够真正变现并向投资人兑付,成为投资人担忧

的关键。

查封资产难变现

除上述提到的三处兑付资产外,投资人也在关注“钱去了哪里”。此外,上述多个平台的多个产品,分别投向了不同的投资标的,或也存在担保等情形,在风险集中爆发之后,这部分资产的处置又是怎样的?

玖远集团某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在出事后,公司很多业务员包括一些管理层选择了离职,在工作交接程序上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都给资产的梳理带来很多困难。

投资人提供的一份孟祥彬10月21日的《个人声明》中表示,在配合梳理玖远集团相关资产,“包括上市平台玖财通、集团所有投资项目及集团所有应收债权,梳理完毕后逐一制定措施并安排相关人员制定方案,如何有效快速回收债权,如何使包括玖财通上市平台等相关资产估值及处置价值最大化,如何使投资项目现金稳定回流。在厘清所有资产的基础上,配合扬铭基金经营团队以真实有效资产为支撑,出台切实可行的延期兑付方案。”

上述玖远集团相关人士表示,债权等资产的回收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出事后,也存在恶意逃债的情形,而有一些已经启动法律诉讼程序。回收债权的困难也使得玖远集团方面

无法向客户保证还款时间,此外,已走法律程序的资产的诉讼周期等也是玖远集团方面无法决定的。

另据投资人介绍,上述三处兑付资产实际上是孟祥彬的父亲孟凡镛的,其父亲是否愿意代子偿债也是一个问题。

对此,孟祥彬也在上述《个人说明》中做过相关解释,“对于玖远集团和河南亚圣集团的关系问题,亚圣集团向玖远集团借款本金3亿余元,该笔借款作为玖远集团债权可用于扬铭基金兑付方案的支撑资产,亚圣集团也先后同玖远集团签署了关于以北京朝阳区房产、上海嘉定区房产及河南亚圣集团所属实业板块其他资产等为标的的债务偿还协议。以上相关资产增值空间很大,但因河南亚圣集团后期因涉嫌非法集资案件立案,协议中的相关资产被河南公安部门查封而无法过户。”

一边是焦急的投资人,一边是未知的还款时间。上述相关人士表示,资产变现的事急不得。“资产是真实存在的,但变现并没有那么容易。一方面现在还处于查封冻结状态,另一方面,根据历史经验,在这个时候,资产价格通常被卖家压得很低,着急变现可能会导致资产损失,这也间接导致投资人的利益受损。”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显示,亚圣集团法定代表人为孟凡镛,即孟祥彬的父亲。此外,亚圣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也曾是玖远的股东之一。而据记者多方了解到的信息,孟祥彬提供的可为玖远集团投资人兑付的资产,也多因亚圣集团案件处于查封或冻结状态。

在前往朝阳经侦之前,投资人曾陆续通过朝阳区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处非办”,现更名为“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与孟祥彬协商沟通。据处非办工作人员介绍,其主要职能是协调两方面,即投资人一方和被投诉公司一方,双方协商资产处置及还款计划等相关事宜。

据投资人称,孟祥彬曾来到处非办,并表示,“和投资人代表谈的非常愉快,等相关资产处置后就可以陆续还款了。”11月27日,记者以扬铭基金投资人的身份咨询相关进展,处非办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已经约不到他(孟祥彬)了。”并建议投资人走经侦处理。得知投资已经去朝阳经侦登记,处非办上述工作人员表示,“既然已经登记了,等消息就可以了。”

金元顺安基金“独木难支”再遇总经理离任

本报记者 易妍君 广州报道

临近年末,又有几家基金公司更

产品结构失衡

看似突然的变动,背后或隐藏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外界往往将公募基金的高管变动与业绩考量、股东意志等因素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金元顺安基金的管理规模实现了从不足10亿元到百亿元的跨越。不过,这一跨越主要依靠货币基金的规模增长来实现。该公司目前的产品结构并不均衡。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金元顺安基金的管理规模为196.65亿元,剔除货币基金规模后,

换了“一把手”。这其中,不乏成立时间超过十年,但业务难见起色的中小型基金公司。日前,总部位于上海的

管理规模仅有59.85亿元,在128家基金公司中,排在第80位。

而在不到60亿元的非货基规模中,债券基金又占据了绝大比例。截至三季度末,金元顺安基金权益类产品(混合型基金)的规模为4.27亿元。

当然,权益类产品一直不是金元顺安基金的主攻方向。张嘉宾在2011年加入金元顺安基金时,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发挥公司现有特色,将公司打造成保本基金的行业领袖。

金元顺安基金发布了原总经理张嘉宾离任的公告,离任原因显示为个人原因。(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作为一

不过,这一目标很快失去了后续支撑。2012年,比利时联合就将金元比联49%的股权转让给了香港惠理基金,而后者更擅长权益类产品。2016年,香港惠理又将其所持有的金元惠理基金49%的股权转让给了上海泉意。历经两度股权变更,且外资股东风格不一,难免为金元顺安基金的发展路径增添不少变数。

货币基金显然不能成为公募基金的主流发展方向。就目前而言,在固收类产品和权益类产品之间,金元